



考古人員在清理頭骨坑。
本報陝西傳真

揭秘陝西石峁遺址 還原人類生活場景

4300年前中國早期國家浮現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又有新進展

上世紀20年代，在香港交易市場，一些來自中國北方的玉器片引起國際收藏家的關注。雖然沒有名氣，但這些薄潤、光滑的玉器片上所透露出的古老信息，在世界考古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為了弄清這些神秘玉片的真實身份，考古專家們經過艱苦的摸排，最終確定它們來自陝西北部榆林市神木縣高家堡鎮附近的一處高地上。上世紀70年代，這個高地的神秘面紗終於被揭開，經過系統調查和考古發掘，一處面積達400萬平方米，規模宏大的石砌城址——石峁城址呈現在世人面前。近年，隨着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石峁城址被認為是中國已發現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譽為「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以及「二十一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陝西報道

石峁遺址地處黃河支流峽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溝交匯處，毛烏素沙漠和黃土高原交界地帶，這裡梁峁交錯、溝壑縱橫，到處是沙蒿沙柳，鮮有大型植被。然而，就是在如此荒涼之處，竟然是中國最大的史前聚落所在。4,300年前，這裡已經形成了中國早期的國家。

記者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目前已確定石峁遺址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組成，這個曾經的「石城」從建成到衰敗，壽命超過300年。在高高黃土山坡上，「皇城台」是整個石峁遺址的核心區，面積8萬多平方米，位於內城偏西的中心部位，是一座四面包圍護坡石牆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內城將「皇城台」包圍其中，依山勢而建，城牆大部分處於山脊之上，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牆，保存最好處高出地表1米有餘。專家介紹，作為整個都城的權力中心，「皇城台」考古發現不少與其地位相稱的文物。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在高高的「皇城台」還發現池苑遺跡，並出土了揚子鱷的甲骨。專家推測，揚子鱷可能是作為奢侈品交換到北方。

城防設施精良 體系完善

據介紹，石峁內城城內面積約210餘萬平方米，外城城內面積約190餘萬平方米，城址總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其規模遠大於年代相近的

良渚遺址（300多萬平方米）、陶寺遺址（270萬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

考古人員重點發掘了位於石峁城址外城最高處東門，驚喜的發現包括城牆、「外甕城」、「內甕城」、「門塾」、「馬面」、「角台」等在內的完整城防設施。專家表示，「馬面」就是城牆突出的方柎子，主要功能是擴展防禦能力。這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中國就有了城防體系。

城門豪華裝修 壁畫殘缺

石峁東門考古的驚人發現遠不止是城防設施，在一段石牆牆根底部的地面上，出現了100餘塊成層、成片分佈的壁畫殘塊，部分壁畫還附着在晚期石牆的牆面上。專家稱，這是中國早期壁畫中發現數量最多的一次，表明當時人們對城門進行過豪華裝修。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石峁考古隊副隊長周勇表示，這些壁畫是在進入夏紀元時二次修葺維護時留下的。令人驚訝的是還發現了壁畫的起稿線，就是壁畫畫之前的一個草稿。據悉，現在國內壁畫已知最早採用起稿線的是唐代壁畫。

在石峁內城後陽灣遺址，考古人員發現有房址、窯址、甕棺葬、石棺墓等遺跡，一處房址之下的一件被打碎的雙鬲中，發現一個不足周歲

的嬰兒遺骨。據介紹，這種用炊具埋葬夭折嬰兒的習俗，在當時的中國普遍存在。

嬰骸現紡織物 已植芋麻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在這具嬰兒骨骸上發現了一些紡織物殘片。經初步鑒定，這些紡織物原料為芋麻類纖維，這說明北方至少4,000多年前就已經懂得人工紡織，並已經開始有意種植芋麻。

專家表示，此次通過考古對世界聞名的石峁玉器發掘尚屬首次，玉器種類為玉鏢、玉璜、石雕人頭像、牙壁等。此舉直接證實了早已廣為流傳的石峁出土玉器的傳聞。

專家們發現，石峁玉器不僅材質來源龐雜，而且在器型和做工等方面，既與擁有古觀象台的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玉器大同小異，也與被譽為「文明曙光」的浙江良渚遺址出土的玉器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有專家推斷，也許石峁古城正是4,000多年前「玉石之路」的源頭。

石峁城址外城東門發掘鳥瞰圖



石峁磚牆十分整齊。
本報陝西傳真

塔形等級社會

對於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石峁考古隊副隊長孫周勇來說，石峁遺址給了他太多的「沒想到」：沒想到石峁有這麼大規模，沒想到有這麼成熟的城防體系，沒想到有這麼多的人被殺掉，沒想到有這麼複雜的社會結構，沒想到有大量的壁畫。他感歎：在4,000多年前修建綿延10公里的城牆，需要多麼強大的社會集團和極具控制力的首腦，才能調動龐大的社會資源來完成！目前還有許多謎團等待人們去解開。

孫周勇認為，石峁可以說是一個王國或邦國，是一個超大型聚落遺址，周圍有許多小聚落，密集程度超過想像。僅其所在的榆林市就分佈着大大小小4,40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50至100萬平方米的有11處，超過100萬平方米的只有石峁。這些聚

落構成一個塔形等級社會，石峁則是塔尖。「這是目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一個最新進展，對華夏文明的早期起源有重要意義。」孫周勇說，石峁改變了過去人們的傳統認識，因為此前北方從未發現如此大規模的史前都城遺址。而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的首腦極具控制力，或許將玉器埋藏在城牆裡和殺人祭祀，就是當時人們構築的一種精神屏障。石峁首腦對周邊廣域範圍人群的控制，不僅通過武力或其他政治體系來完成，更多的則是營造一種宗教氛圍和儀式氛圍，讓這裡成為宗教聖地，使得周邊的人心甘情願臣服。相比武力，這種精神控制力量更巨大。

自然環境惡化 石峁人「棄城」

在石峁城址外城東南方向的樊莊子，距離外城城牆約300米處，考古隊正在發掘祭壇遺址，4,000多年前石峁人用來祭祀的地方。



石峁遺址出土的玉器片。
本報陝西傳真

在城南設祭壇，是歷代都城建制。現場可以看到，石峁祭壇共三層，自上而下分別為圓丘形土築遺跡和一小一大的兩層方台形石構基址。頂部有很多看似雜亂，其實有一定規律擺放的石塊。

專家表示，在史前時期，祭祀在日常生活中佔有很高的地位，人們通常會把許多精美的玉器和豐富的真品獻給神靈和祖先。

根據對位於石峁古城正北方約100公里「朱開溝文化」的研究，有專家認為，同為朱開溝文化的石峁古城或也因為氣候從濕潤向乾燥變冷的嚴峻挑戰，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轉折，不能在此發展到較為高級的國家文明階段。居住在這裡的一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東徙或南遷，後來周人在渭河流域崛起並建立周王朝，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而辛苦歷時三百年才建好的石峁古城群落由此被廢棄。

完整發掘需耗近百年

據了解，石峁遺址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被發現，但直到2012年才開始正式發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條件太艱苦，因此，在上世紀80年代初短暫的一次發掘之後就長期停滯。截至目前，發掘工作已進行了3年，但看到的僅是冰山一角。要對這座目前所見中國史

前時期最大的石城進行完整發掘，國內文物專家達成的共識是：需要近100年。

石峁非孤城 「衛星城」拱衛

據悉，考古工作者曾經在石峁遺址附近發現其它一些古城遺址，經過勘探，最終確認在石峁周圍數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共有十多個小的古城遺址，其面積從幾萬平方米到十幾萬平方米都有。這意味着：石峁並不是一座孤城，而是眾星捧月，是多個小「衛星城」拱衛的史前「巨無霸」。

在自然條件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發掘這樣一座史前「巨無霸」的難度可想而知。長時間的野外工作，對於考古工作者也是一個巨大挑戰。「對於我們隊員，只要站在發掘現場，親手發掘出一件件文物，那種幸福感會讓你覺得再苦再累都不算什麼」石峁考古隊副隊長邵品說。



揭取壁畫。

本報陝西傳真

專家：或已屆奴隸制初期

石峁東門遺址意外發現5處人頭骨坑，被認為是用作城牆奠基。對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鴻勳推測，這些人可能是戰爭俘虜，石峁遺址沿城牆在城門內外集中埋人頭的行為，是奴隸制所特有的現象。他認為，石峁建城初期，也就是4,300年前，已經進入奴隸制初期了，不久就向夏王朝、向王國時期過渡。同時，專家分析，在4,300年前，中國進入文明的前夜，可能已經存在相當程度的暴力活動和武力衝突。已經進入了奴隸制初期的石峁西邦，與周圍部落之間曾經發生過很多次激烈衝突。



正在考古發掘中的祭壇遺址。
本報陝西傳真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石峁遺址所代表的這個社會，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原始社會，它應該是進入到初級文明，或者早期國家的階段。也就是說，面積達到400多萬平方米的石峁古城已經具備了國家的雛形。「皇城台」的存在表明當時社會分化嚴重，而且已經出現王權，已經進入初級文明的階段。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中華文明探源首席科學家趙輝認為，從出土文物來看，石峁遺址規格非常高。在那個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有嚴重分化的，甚至是嚴重對立的，僅就這個現象來看，它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了，說它是最早國家的代表，也未嘗不可。

北方文化圈核心